佛　库　伦　考

金　启　孮

佛库伦，是大家所熟悉的，就是清统治者始祖传说中的三个仙女之一。这三个仙女，据蒋良骐《东华系》记载是恩固伦、正固伦、佛库伦，她们浴于长白山的天池。佛库伦吞了神鹊衔来的朱果。遂生了爱新觉罗氏的始祖布库里雍顺。查《清实录》中的《太祖高皇帝实录》（以下简称《高录》）三个仙女的名字作：恩古伦、正古伦、佛库伦。即前二人的名字的第二音节写音是“固”不是“古”。《清史稿》则仅提“佛库伦”一人之名，前二人名省略。在满州语中gū（固）、gū（古）无大区别，只是与第三仙女“佛库伦”相距较远。

我对这三个仙女的名字不同，曾发生过怀疑，想追究一下她们的出处。《史记、殷本纪》有“殷契、母曰简狄，有娀氏之女，为帝喾次妃，三人行浴，见玄鸟堕其卵，简狄取吞之，因孕生契”。这段记载和清始祖传说有惊人的相似。如“三人行浴”和“三仙女”；“玄鸟堕卵”和“神鹊衔来朱果”；“简狄吞玄鸟卵生契”和“佛库伦含朱果堕入腹中生布库里雍顺”。这两个传说如出一辙。殷商从民俗方面考察与满洲颇有相似之处，或为古代东北系统的民族亦未可知。清史祖传说与殷始祖传说酷似，可以看成它们之间是有民俗上的因袭关系的。（我们治史有时忽略北方民族之间的因袭传承关系）。但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，简狄等三人行浴，其余二人的名字没传下来，我们无从与清初三仙女名字比较。必须另找线索。

朝鲜郑麟趾《高丽史·地理二》中记有耽罗古代传说。传说耽罗始祖是三个人，长名良乙那、次名高乙那、三名夫乙那。“乙那”必是朝鲜语的专名词。朝鲜与满州为邻，许多习尚相互影响。因此我觉得清初三仙女的名字必应一致。不应第三仙女独异。

因此，我去查《满州实录》，结果查到三仙女之名仍是恩古伦、正古伦、佛库伦。这曾一度使我失望。后来想到带图的《满州实录》曾经改修，便决心再去试查故宫博物院铅印的《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奇实录》（以下简称《武录》），结果在该书“满州源流”一段里，三仙女之名果然是恩古、正古伦、佛古伦。而且在这段文字中，佛古伦之名凡四见，皆不作“佛库伦”。这个发现，使我高兴极了，因为它证实了我前此的怀疑。至于“佛库伦”是否由“佛古伦”所改，还缺乏证据。后来我看到从《武录》到《高录》的汉文修改底本，这个本子上原作“佛古伦”之处都改为“佛库伦”，以后《高录》上便做“佛库伦”了。证明今天各书中所见的“佛库伦”都是由“佛古伦”改成的。改的时间是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到二十五年二月这一段时间，也就是以《武录》为底稿，改修成《高录》的时候。康熙重修《太祖实录》除去体例外，所改定的字句，举例来说像佛库伦对布库里雍顺说的话“天生汝实会汝为夷国主”，改为“天生汝可定乱国”，避免以“夷”自称，这实质上是有关政治的重大改动。在已统一全国的康熙来看，是十分重要的。但三仙女之名乍看似乎无关政治。继而从满语含义来考虑却大有关系。恩古伦、正古伦二名实为陪亲，无关紧要。第三仙女佛古伦之名却可推敲。按满州语“佛”（fe），乃“旧”之义；“古伦”或“固伦”（gurun)乃“国”

之义。佛古伦（fe-gurun）乃“故国”之义。清始祖布库里雍顺出于佛古伦，乃出于“故国”，“故国”即金朝也。至此始知清代始祖传说实含有深意。此与清太祖初兴，建号“大金”表里配合。唯此不似国号“大金”；民族“女真”那么明显，故太宗改“金”为“清”，改民族为“满州”时未触及“佛古伦”之名。及康熙重修《太祖实录》值三藩平定之后，前已举行过“博学宏词科”极力团结汉族知识分子。入关以后又提倡汉人学习满文。故借重修《太祖实录》之机，抹去稍懂满文一见可知含意的“佛古伦”之名，改“佛古伦”为“佛库伦”。使第三仙女之名遂无意义。（“库伦”蒙古语“圈子”之义）

此康熙继太宗改国号、族名之后，进一步又改始祖之传说也。封建专制时代帝王视其始祖传说至为神圣，当在国号、族名之上，为隐讳与金之关系，团结汉人至改传说中祖先之名，非轻而易举之事。观汉文《太祖实录》修改底稿中“佛古伦”与“佛库伦”之“古”、“库”二字互易非止一次，即可窥知。

由此一事可知：清改修《实录》非尽为祖先讳、为弊政讳，尚有为团结各族之一面亦应予以注意。入关前后极力避讳与金之关系，即在于此，以避免刺激汉人。蒙古灭金之役，本极屠戮之惨，清知甚悉，反尽量抚绥，引为己用。

凡此种种措施，皆可见清初诸帝确有大志，不拘小节，故能统一全国，统治时间长久，“佛库伦”名之改易，不过注意抚绥各族措施中之一件小事而已。

故特表彰出之，以为治清史诸方家指正参考。

（上接19页）

并非当时人的思想。在封建社会，皇帝是至尊至贵的，当时那些“拥戴朱明王朝”的人，决不会把李神妃排在皇帝朱由检之前，并把朱明王朝之祖朱元璋的年号“洪”排在最后，干出这种“大不敬”的事来。至于把“朱鼎元”解释成“朱明王朝鼎革纪元”，也颠倒了明与清的关系。当时不是明推翻了清，而是清取代了明，怎么成了“朱明王朝鼎革纪元”呢？如果指“明主重登龙位”，那也不是“鼎革”而是“复辟”！

总之，伍拉纳、徐嗣曾奏折的发现，使我们对以往有关天地会起源的一些主要史料，有了正确的理解，从而使天地会的起源问题的研究，得以深入一步。

①陆宝千：《论晚清两广的天地会政权》第37页。
②《天地会》（一）第144页。
③罗尔纲：《水浒与天地会》，见《天地会文献录》第89页；戴玄之《天地会的源流》，载《大陆杂志》第三十六卷第十一期。
④⑫蔡少卿：《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》，载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六四年第一期。
⑤⑥见拙著：《从档案史料看天地会的起源》，载《历史档案》八二年第二期。
⑦《刑科题本》，嘉庆四年三月九日汪志伊题。
⑧⑬⑰赫治清：《论天地会的起源》，载《清史论丛》第五辑。
⑨《军录》、闽浙总督崔应阶折，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。
⑩戴玄之：《天地会的源流》。
⑪《天地会》（一）第70—71页。
⑭⑮《天地会》第97，第111页。
⑯胡珠生：《天地会起源初探》，载《历史学》七九年第三期。